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二

經

本

書後題跋

松坡書館藏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
語

秦人焚書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
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
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
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校相似又有衍出三章
并前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傳至劉向典校經籍

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竝爲之注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學官未幾而安國之本亡隋秘書監王邵自云於京師得之以示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其實炫僞作也炫以妄造連山魯史記除名獨是經爲可信哉今上念士敝於俗學閔焉以經術造之命辟雍重訂十三經注疏於是孝經適成而臣敬題其後經自孔子迄於今二千餘祀學者所覩記無復全書於是時也欲校而復之知其難也以校而復

之之難而知先王至德要道燦然明於天下之尤難然竊謂孝生於人心經特以發明之而已故曰孝順德也聖人則天明因地義以順天下而豈其強之哉孝不明則順德塞順德塞則王化湮所謂以順則逆民無則也上動遵祖憲嚴奉兩宮孝治之風光於四海疊疊乎嚮無思不服之世矣乃命承學之臣刊布遺經嘉與天下共之顧臣如爝火焉詎足以庚大明之光仰承盛美不敢不自力也注疏幾卷總若干萬言上之御府以待

制詔頒焉謹跋

書曲洧舊聞後

向與新安朱君正民游嘗以其先奉使公傳及行狀見遺公使金十五年能全節而歸宋史與張邵洪皓同稱其奉送徽宗大行文一時華夷傳誦其人可以想見也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公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公以歿自守不幾於老子申韓同傳也哉公自爲一詩題其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

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公之微意亦自可見恨姦檜當軸不得如子卿圖形麟閣而僅轉奉議郎一官痛哉所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觔骸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何時得盡見之以爲一快

題般若照真論

世法可名般若不可名非有般若不可名不可名

卽般若耳而人多強名之黃面老子說般若至六百卷般若心至二百六十言已是逗漏不少月川澄公復取而詮釋之如以楮墨描畫太虛世鮮見月忘指之人又增一重纏蓋雖然楮墨本空文字非實未獲魚兔難廢筌蹄則謂此編爲善學者之鞭影可也余故不辭而題其首

書李維明尺牘

此余友李維明寄其徒別駕趙君手筆也維明爲客部時應接旁午每書及余皆小楷自書其精謹

如其爲人卽謂書可以觀人豈不宜哉且真意滿紙不爲寒暄泛常語蓋其人足以廉頑立懦故讀之使人廩廩生氣世之小人立身不端而欲以言語字畫求工是不知本矣然譬之筌筴不有妙指誰發妙音觀者卽以此知趙君可也

書鹽鐵論後

自世猥以仁義功利岐爲二塗不知卽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爲義哉桑弘羊當武帝兵興爲三法以濟

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貨之輸者既便官有餘利亦善法也至筦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真不益賦而用饒柰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轉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蓋師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療饑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爲甚美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書甘生家藏先賢手札卷

甘生丙從余游一日出其先大父蓮坪公交游尺牘令余題之大率當時名公卿之筆余平生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何其幸也讀之語意諄切悉以學業相規勸不爲近世諛言一時古風可以想見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卽此而蓮坪公之爲人何如哉生其世寶之

又

此蓮坪公郡中諸交游筆也吉安爲古節義之鄉入國朝而理學獨盛觀卷中自整菴以至雙江其于名理多所悟入非苟然而已者雙江先生云近世以義襲爲集義以知識爲良知以推致爲格物其於學者尤足以鍼膏肓而起痼疾也余辱交東郭先生之裔頗聞其家學獨未覩雙江語耳今讀之不覺慄然生其勉之求無愧於鄉先達可也

題孫過庭書千字文後

昔人評孫書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意輕之也余謂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頃用卿出千文真蹟觀之尤可以見晉人用筆之意禪門所稱不求法脫不爲法縛非入三昧者殆不能辦此用卿其永寶之

題胡太史書心經後

胡懋禮書爲金陵名品行艸出二王父子隸書則未多見此本規摹元常大令古雅中天趣溢發尤難得也惟中刻置僧寮與同好者共之其用心甚

美因屬余題數語其尾惟中余兄靈山令伯賢子
壻文雅喜事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題類林後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
性顛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
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
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
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
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

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
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
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
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昧愧非其
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
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題謝康樂集後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
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

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
雜文若干首譬之裒虬龍之片甲集旃檀之寸枝
總爲奇香異采不可弃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
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於此又黃初正始之
一大變也弃淳白之用而騁丹雘之奇離質木之
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樸易解卽謝
客有不得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來氣來情
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蹟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
於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綴竝擅工奇而不蹈

三敝者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敷叙點
綴之詞則敷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
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
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卻步非此故歟
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之逸駕薄齊梁之後
塵矣遽使之規跡古風配陶凌謝其可乎余觀弘
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迨其下也
又模模之者之詞句本之不顧而第繁其枝欲其
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爲詩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於校讐旣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

恭題 兩朝諭祭文後

往營三殿采木之役命藩臣王重光董之事甫竣而卒於蜀 肅皇帝閔其以死勤事贈官諭祭哀榮備至萬曆甲午配劉淑人物將啓重光賜墓而寔焉 今上復遣撫臣諭祭於其家嗣孫象乾旣手奉璽書尊藏惟謹又集柳公權書爲副墨刻之貞珉而間以示臣臣觀人臣入官數十載或間被

璽書之寵而得之身後者爲難幸得之身後矣而遭際兩朝綸音再錫者爲尤難漢武帝以手書賜莊助且載之史冊以爲美談況我 二聖睿文炳煥經緯圖書而重光夫婦其名行在奎壁光芒之中并藉以不朽誠千載一遇已臣職在國史當備述 主上嘉與臣工風厲四海者以詔來世輒因象乾之請恭書於下方令觀者聳然而作如聽屬車之音與瞻太微之光以相與勉爲忠孝亦所以勸也

書王氏集古帖後

嘗謂馬記班書文詞瑰瑋至今道史漢時事千載如新也魏晉以來名卿才大夫非盡乏人而不挂遷固之筆雖其人材卓犖隨世湮沒者多矣然則詞其可已哉然亦有撰著未工而托字畫以傳者後世撫斷碑殘碣而因以想見其人亦不遂至於泯絕王氏自太僕公崛起迄今冠冕蟬聯名德輩出爲海內第一中丞公取志傳碑銘集古法書爲一帙自此王氏世德與文章字畫競爽於長山祝阿之間何其盛哉集字始梁周興嗣而至唐彌盛今絕未有聞中丞公自出己意成之令古人名蹟粲然楮墨間尤可寶也

書信國畫像并墨蹟後

二帖四詩皆文山先生手蹟帖中吉甫爲聶心遠如心爲陳文龍其人品皆先生所推重詩雖間有殘闕然備載集中可考也晚宋賈蔡輩以詞翰名家其遺蹟見者欲叱去之不屑一盼先生字畫蓋平平耳至今人再拜聳觀如寶玉大弓諦玩不忍

所賞錄 卷二十一
釋手乃知夫人是非之心常凜然也吁可不畏哉
書二劉公忠義祠記後

二劉公一爲宣教郎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
沐字淵伯一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
劉子俊字民章皆信國鄉曲友也信國集中具言
歸國時淵伯收部曲赴府會於汀空坑之敗遇害
於隆興長子同日刑次子貢元歿空坑亂兵第三
幼子亦沒於廣一門忠義蓋無不備述獨不載民
章爲昆弟豈自爲一劉氏邪民章招集敗亡詣行

府會於潮陽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亦未及
就烹事也二人事皆信國所目擊宜得其真記當
得之傳聞者耳祠祀二公以三子耐於義始備夫
信國起廬陵一時同鄉景從者不啻數十人乃知
忠義本性有亦貴有以漸劇而風厲之也噫孰謂
師友而可少也哉

書四體心經

昔有禪師童時讀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手捫
其面倏然生疑因而悟道卒爲佛門龍象今誰不

誦此經因疑生悟者寧有幾人甚者任其邪見破
毀律儀餘波末流無所不至佛道愈益大壞矣存
公近以四體心經見示欲刻示學者以廣津梁夫
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踐皆佛事也觀者尚其勉
之無俾古德專美於前

書何僉憲公露鳴鳩亭壁

余友何公露自王父構亭于茲有鳩來巢今如干
年矣中間盛衰離合其變凡幾鳩獨依依不能去
公露義之而以名其亭余謂公露三世中四登甲
科爲都人士所豔鳩獨能識於未遇之始豈誠得
氣之最先者歟且彼一得所歸至今以爲長子孫
之所斯不獨鳩義乃其智也世猶謂鳩爲拙非余
所知已

題陳純甫鳩居樓壁

陳君純甫築樓顏之曰鳩居觀者疑之君天機卓
絕不入名法輒跡而超詣懸解浩浩乎放於南溟
而未知其際也君也爲之鳩孰能爲之鵬雖然此
直其寄耳苟得於性卽翱翔蓬蒿之間奚異搏扶

尺賞齋 卷二十二
搖羊角而上哉故生龍伯之國則大爲僬僥諍人
則小爲芝於朽壤則短爲冥靈大椿則長惡知夫
孰小孰大鵬之非鷦而鷦之非鵬也傳云鷦不木
處而安蓋君業安之矣卽以名其居亦無不可

題陳少明詩

學書有臨摹二法摹如梓人作室梁棟榱桷悉據
準繩臨如雙鵠摩空翩翩浩蕩栖止各異蓋摹得
其形臨得其意自不同也至於得心應手神融象
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自法斯妙於書者已儻但

步趨古人而略不見我之筆意縱極工好未免奴
書之誚非名品也少明詩始期合轍終乃舍筏雖
其溫雅和適不見崖異而已之風骨意象時見於
其間令讀之者夔夔而不倦斯足以一振近日之
習於雅道豈小補哉若余之矜於昔而頽且放於
今也又不得以此而自文也已

書葛萬悅制義

一技所得雖以秬自列然必妙解投機精潛應感
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詎可以輒跡求哉制義

以傳聖言有若畫然以似爲工今夫歿墨設色摹
形取類皆按物得之豈知妙悟者索之造物之先
凡賦形出象觸之天機待其見於胸中者濃纖疎
澹分布而出矣然後假之手而寄色焉斯進於技
已萬悅之於義第得其形似已邪余觀其丰容骨
法間所爲使形者若可以意色得之噫亦工矣撫
卷之餘謬題片語而歸之以見此雖小道非造其
懸解取成於心者不易論也

題嵇叔夜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爲逸少作此非
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
與兩紙王書不易繇此言之寔嵇之手跡特懷琳
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
草書登品者八人稽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
非過論唐人雙鈎下真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
會四明王生以廓填擅場因命爲二本一自隨一
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玩雨散風行頽然天放龍章
鳳姿猶若得其髣髴者無功其善有之

題鄧寒松詩卷

絳侯麾城陷堅在漢廷稱矯矯矣而一遇獄吏輒茫然不知所厝寒松公以註誤繫居室雍容不異平日今觀其詞翰適逸勁爽神采飛動對之廩廩猶有生氣如云此身旣作男兒身須作人間第一人又云君能長使天下安我雖幽處無戚顏此其胸懷磊落當談笑歿生之際而一置對何足以困之公旣以功名終而嗣計部君道馭購其遺墨并告身裝爲此卷以寓羨墻之思而屬余題其後夫

以公之爲人而未盡食其報其後之焜煌殆未艾云

又

古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才之難全久矣薛仁貴韋孝寬經術詞筆上下古今不一再見余觀寒松公墨蹟翩翩雋爽出姿態於矩矱之中譬之良馬春原蹠躐自賞不至作款段委頽之步豈不稱兼材哉戶部君裝爲一卷時以自隨此殆鄧氏之弓冶而非尋常詞翰埒也尚永寶之

跋甲申十同年圖

國朝人材之盛莫踰于泰陵始彷彿都俞吁咈之風非獨近世所罕見而已正德之末國統幾搖而猶賴數公以維持之甚哉國之不可無君子也此十人中忠宣文正恭簡莊懿文肅爲尤著而世或以文正之不能去爲詬病不知大臣潔身易體國難文正之逶迤其自靖無愧於諸公而功不啻有什百焉者此豈尋常局曲之士所能及哉泌陽事行士大夫所不道其裔孫辯晰縷縷顧無能信

之者豈孝子慈孫不能改者邪抑天下之惡皆歸之者邪是卷莊懿諸孫屯部君夢得持以見示恍然有不勝執鞭之慕者莊懿持三尺與漢廷于定國爭美其子孫自午塘秩宗而下功名之盛方出而未艾宜也因紀數語於後俾論世者知所考云

庸言跋

人非食不生非菽粟不食此其常也謬者釋之而山珍海錯之求顧暫御之則爽口久食之則爲病何者以山珍海錯可一御而不可以爲常也日用

飲食靡之而非道日用而不知者失則愚離知於
日用者失則鑿愚者昧道未爲害也而惟鑿爲可
惡吾師慮之以庸言相提激意蓋如此揚子雲論
聖言遠於天賢言近於地彼未知離地無天離近
無遠故也故子雲不知道噫安得知遠之近微之
顯者而與之讀庸言哉

題子昂書法華經後

世言子昂書初臨思陵中學鍾王晚師李北海亦
其大端耳書病至衆唯積學漸成以次解脫乃入

三昧世徒見公一種趑姿媚書而不知其他繇見
書不廣也此經爲公大德元年筆時自集賢出佐
濟南年財四十有三精謹道勁有初唐虞薛風與
餘書絕異相傳出毛宮係所藏諸鄉薦紳欲多方
購之以還其家而未果恩公偶得之將置長干樊
公塔院以充常住噫此經誠得其所歸而吉州諸
公其亦可息喙也夫

跋玉兔泉聯句詩後

洪武初以京兆學爲辟雍景濂先生過訪鄉人張

孟兼因爲免泉聯句詩命子仲珩書之泉上今不知所在久矣此卷仲珩續爲慈谿王允實書者藏友人陳廷評所學博張君履正見之請刻石黌宮以存故事而屬余題其後夫學士父子文筆爲國朝第一無待余言獨慨斯泉久爲檜辱而名賢一加品題輒令人慄然若爲改觀者夫人是非之心不可磨滅如此張君揭之首善之地始以垂多士之法戒而非獨爲詞翰重也觀者尚相與繹思之

題華秘書集

昔謝公勳名冠江左而子孫鵠起世擅雕龍有集太傅而下歷宋齊梁陳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所謂蘭玉集是已錫山華氏自黃楊集出詩已萌芽至學士公益光大之今復有秘書禮部二集何其盛也秘書家富墳籍張華海內之秘班旂禁中之副時得窺之故能收五際之長波駕四始之芳躅落筆成詩自中音拍且也代遇昇平家傳簪組卽不雨之雲密而未杼然旣成之韶變而彌雅以故渾厚和平溫而有體眠彼子山之悲哀屈平

所賞齋 卷二十一
之怨刺雖不遇之所興覺自待之未厚矣王筠嘗
自詡七葉之中冠冕蟬聯人人有集夫筠雖粗有
文而七葉之集絕未有聞僧虔誠子書可考也然
則秘書殆埒美謝庭而王氏不足道矣

題詞林人物考

論人之著作如相家觀人得其神而後形色氣骨
可得而知也古之摘詞者不在形體結構在未有
形體之先其見於言者托耳若索諸裁文匠筆聲
應律合卽盡叶於古皆法之迹也安知其所以法

哉友人王赤岡氏耽玩稗文錯綜今古乃取 昭
代詞家人爲之傳以爲不得其神未可論其法不
知其人未有能得其神者也其誦詩讀書而論其
世之意歟王僧虔論書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存
皆所不廢赤岡之多所摭摭始亦類此宋人好爲
覈論然三體詩至以杜常爲唐人洪容齋博雅名
家所進萬首絕句宋詩攬入者什居二三彼其世
之不知而何以論於神形離合之際然則是編也
亦通今學古之津筏微獨脩詞者所當知而已

書金剛經解

達磨東來以楞伽四卷傳佛心印至黃梅始以金剛易之此諸佛之了義度生之津筏也解者無慮數十百家皆言以破相爲宗斷疑爲用然不達經旨至破相而離相斷疑而成疑者多矣夫卽心相而無分別心相頓空卽辨知而無能所辨知豈實而世人馳求不已只爲不了佛與衆生自心常寂存計有心遂成河漢豈知清淨海中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猶爲說夢秋潭居士閱焉乃於無法可說中橫說豎說總之發明此義同社諸君子謂其有破相之義亦有顯相之功有奪事之能實有成事之力蓋取之則兩傷離之則皆是也陳了翁謂年過五十卽當留意此經但日讀一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雖然豈獨年過五十者所當勉而已哉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
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懸絕如
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
向靡從旣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
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
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旣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
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
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
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
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書漢延熹刻字

漢銅雀瓦稱爲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
所有皆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
延熹字爲漢桓帝時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爲古
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起
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隸
此其類也末二字爲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

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略不可讀然使學者於千載
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黃庭經後

攷之晉書逸少嘗書五千言遺道士非黃庭也然
陶隱居論書最覈言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
庭爲第一當是右軍自有別書特非換鶯經耳世
行殊乏善本新安汪太宰家藏僅具點畫而少氣
韻近且漸泐余鄉甘生賜掘土得茲石瑩潔如玉
筆意宛然真數百年物也一石蓋已損世代雖莫

考而決爲宋以前之刻無疑黃長睿云若無勝槩
縱傳授有據亦無足取此本譬之華留一出而羣
馬皆空學者當鑒以心目政不以耳食爲貴也甘
爲金陵仕族御史霖歿遜國之難評事觀別駕節
先後以甲乙科起家賜亦文雅精篆籀說者謂此
石爲得所歸云

題集虞書王司徒墓表

此少司徒王公墓表今相國對南王先生所造先
生於公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耳而以道相成者奉

拳不能忘讀其言可一倡而三歎也唐初去晉未遠所存右軍行書二百四十紙懷仁會粹爲序時謂逸少劇跡咸萃其中然必累年乃就歐陽信本書距今九百歲鄭樵金石略二十有三種獨四三帖在耳中丞鳩集成文適勁茂美宛然孤峰拔起四面削成之勢此文足稱二寶矣信本銜位書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始備黃長睿言一八分碑稱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本傳不載余觀史叙信本歷官自太常博士給事中弘文館學士皆具唐銀青爲從二品散官給事中階五品自不相涉故世行皇甫碑署銜有銀青無給事亦非分書也長睿掊擊六一考校非長而持論不無逗漏乃知昔人目論之語不虛耳

書袁太史卷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蓋上下四方各有定位之東則離西之上則離下此可離也若無之而非我無之而非道惡能離諸故以迷悟作輟言者皆非也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日用

飲食又豈有作與輟哉學者日用不知不為凝滯
所隔則為聰明所亂於是身在高堂廣廈中日向
他人尋覓住處又如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
領古先生名為可憐閔者莫大於此嘗記惟心訣
有言全體見前猶希妙悟從來具足仍待功成倘
知人人尋常日用無時不見前無人不具足又何
必鑽研故紙強生支節如蠶作繭自苦自縛袁先
生空野獨步如香象之絕儔高岸先登歎小狐之
未濟時一過而存予真大慈之用心也於其還楚

漫書數言以志別緒亭州有卓吾先生在焉試一
往訊之其有以開予也夫

書董子誠卷

子誠自水西至金陵與余邂逅僧寮子誠自述其
學時而覺照時而昏沈不能昏照一如也時而放
下時而提起放下則樂提起則苦不能攝散一如
也予曰覺照無自性昏沈亦無自性不必貴覺照
而賤昏沈也提起非有加放下非有減亦奚為苦
提起而樂放下哉蓋此妙淨明心原無揀擇苟欲

妄爲取舍強加造作如以兩手撮摩虛空不待智者笑之矣從來門中自有向上一着子誠真有意於斯墻壁瓦礫能談無上妙理政不俟余喋喋也

書唐子張卷

子張爲學故自宛陵迎羅先生於金陵不可謂無志矣余與之遇一見言知余曰知爲常見是衆生法余不許再見言無知余曰無知爲斷見是二乘法余亦不許子張憮然如有失也余語之曰人心之妙囊括大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

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卽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訶之爲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爲家寶有可挨排有可着手輒生驩悅不知認賊爲子百劫千生轉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是無明本玄沙訶之爲昭昭靈靈的禪是也波羅提未嘗不以在鼻辨香在舌談論爲佛性然又曰不識喚作精魂傳大士未嘗不曰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然又曰錯會不少因此一片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

有所重便成窠臼故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說無爲真空說有爲妙有信手拈來何所不可未曾實證此理若靠些子知解爲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流浪展轉不休於所謂無生法忍還相契否自己脚跟旣未點地一切談奇說異外道邪魔得以乘間而入不免任他播弄受他籠罩久久入于心肺雖其所爲市人嗤鄙憎

不自知楞嚴所訶陰魔飛精附人者一一暗合畢竟陷於王難淪無間獄皆繇未嘗徹證無生妄認識神所致也子張旣有意此道便當真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爲正流浪生死爲邪說無爲法爲正說有爲法爲邪無門路無階級爲正可以知知可以識識爲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爲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爲邪子張於此辨別之旣得其人死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着方是究竟法也

題殷汝餘十六阿羅漢卷

阿羅漢華言無生也蓋諸漏盡無復煩惱一性圓具多神變永解死生之繼不受後有之身非出世界智人造化不能制者安能於欲流中逆舟尋源得大自在如此耶此十六尊者瞻其相好令人有超世出塵之想況汝餘雅承家學明牕淨几時一展玩之亦熏脩之一助也

書李君煥卷

君煥從羅先生遊先生書深造自得語勉之君煥

過余而問曰君子之深造也非以造道耶其自得之也非以得道耶余曰道不孤起繇心境生心相無端道將安寄是以深造之際造無可造更奚置其淺深自得之時自本無形復何容其得長蓋一理虛玄妙絕絕蹊徑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措其知巧者無以象其形辯者無以容其口學者能言下知歸當處便寂斯無造卽爲深造無得乃爲真得苟其以能知爲造理認情識爲自心捏目生華迷頭覓影種種之塗成空空空之門彌遠何以

弘持法器遠紹宗風君煥蓋有意於余也故不避
多言謬爲決擇君煥其思之

題維摩畫像

我觀維摩經所說不二法門三十二維摩默然無
言說三十二人義皆墮一語一嘿分取捨則語與
嘿復成二如來三藏十二部不離舌根轉法輪言
說如空無所依衆生執著自生病苟其執著而不
化嘿然復入斷滅見刹那自悟圓明性嘿然與語
無差別不離當處常湛然何煩斷取須彌界我今

稽首說偈言盡未來世衆生相一彈指洗千劫障
同證妙明寂滅海

題周府蘭亭書畫卷

此卷周憲王永樂初手摹定武諸本并龍眠圖而
刻之者也王心嗜法書投筆皆應繩矩而圖之位
置經營尤特雅緻當時深自閔惜故士大夫難得
之見於格古論可攷也萬曆壬辰余奉璽冊封潁
川沈丘二郡王時周王相接甚恭濱行余卻其餽
王固語余曰一二文史刻自先代其母辭余乃取

東書堂帖及此卷以歸久之念張君蘊甫工於八法因輟以畀之夫定武原以唐摹入石此則轉相規放之書家出沒飛動神會意得之趣矣而側掠努趯猶有古之遺法詎可忽諸學者一波撇間未知置筆處而欲輕論昔人是未覩驪黃而遽言天下之馬也

題小山玄賞

巨源擅海岱之秀爲寧城之裔婆娑丘壑錯綜今古一時學士大夫杯酒過從題贈盈卷侍史彙而

葺之命曰小山玄賞一日持以示余夫神明之胄食租衣稅孰不以微行出飲爲寄歡以擊筑彈碁爲豪舉以彼沈酣於貴富約結於典制謂無復之耳頃灌甫父子以經術名鬱儀兄弟以博雅著以至游蓼飲河繡楊春草靡不玉振金聲塤鳴篴應匪惟家寶抑稱國華已獨巨源於詞翰之暇脩竺乾之業堆案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入門者半赤髭白足之侶雖遺民淨社常參許飲之賓維摩丈室不乏散花之女而其意固已遠矣是編乃賦乃文

亦玄亦史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式與汝歌非阿所好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有不知巨源者當執此以求之

讀莊子七則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

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

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爲方者

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爲訓恩則皈依讚歎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爲皈依讚歎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卽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

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闕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

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并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息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睂目之好夫剛者不自爲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歿登遐三年而形遜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

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滄雄漂滄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濔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脩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

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罽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歿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

所賞齊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蚤蚩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

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經籍志論

四十九首

制書部

古之聖哲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從之如典謨訓誥是已然或謂臯夔旦奭代爲屬筆蓋間有之若梁武唐文贍於辭學至與寒峻之士競爲雕蟲何其小也我聖祖投戈講稅間有撰造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風動草偃曉然如推赤心置於人腹中竊伏而讀之亶亶乎如家人父子提耳以命唯恐

其不盡也如導師之於弟子唯恐其不達也書之
贊敷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主嗟乎此非
真有父母之心者孰能爲之而文殆不足言矣雖
然蹟其震越渾鎧魁竒碩大雖以凌跨百代而軼
駕三王其何讓之有 列聖代興著作相望今備
列首篇至於辭苑之編摩一稟指授私家之紀載
識其小大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咸綴末簡以資憲
章

經部

易

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濃數而
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而未詳於義也商
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
爲宗自王弼之說出陰陽占筮皆眡爲術數之流
而易晦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
而已蓋嘗譬之象數者水之源木之本也卦有定
名則水出木生而其水其木可知已六爻則其派
與枝葉也派之通塞枝葉之華悴則爻之吉凶也

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執經與譜而不復尋其源本謂學易可乎世儒王主理鄭主象二家局見今古所同顧承學左袒王氏者為多繇象無筌蹄可尋而理則管蠡可測折楊黃華嗑然而笑無足怪也今並列於篇以俟采擇

書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蓋左右二史分職之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漢詔命在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以名官七略曰尚書直言也而以為上古之

書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錯書二十八篇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僅此耳至東晉梅賾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稱壁藏書也攷漢志有古經十六卷以其後出別於經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蕪廢近吳幼清叙錄一出乃悉還伏生之舊而趙子昂歸熙甫之流各著為書靡不懸合蓋渙然有當於心夫古書殺於後人至不可勝數其文辭格制之異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嘗深疑之

所賞齊 卷二十三
而未及是正今學官既有著令學士大夫往往循
習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遺掇拾於故老者盡亂
於僞人之手而不覺可勝惜哉故於臚列諸家而
特著其事俟廣石渠白虎之義者有所考鏡焉

詩

詩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攷之儀禮皆笙詩也
笙詩有譜以記音節而無其辭非軼之也春秋諸
侯卿大夫賦詩道志率無所擇至攷其入樂自邶
迄豳無一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

巢射之奏騶虞采蘋靡匪雅與南也然後知南雅
頌之爲樂無疑矣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
觀舞象箛南籥者南籥二南之籥也箛雅也象舞
頌之維清也文王世子又曰胥鼓南則南之爲樂
益明已竊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
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於鳥獸蟲魚
之細竭力以爭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
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
者於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也

所賞齊 卷二十三
與耳食何異今錄其見存諸編令學者與樂部類而觀焉

春秋

孔子西觀周室令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諸國寶書而春秋作焉秦處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其自謂述而不作也以此漢初博士唯公羊一家宣帝益以穀梁至平帝時左氏始立大氏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覈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及乎後儒保

殘守陋往往主傳而賓經失乃彌甚夫聖人之作經豈冀有三子者爲之傳耶無三傳經遂不可明耶善乎趙鵬飛之言學者當以無傳求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得之矣說經者總若干家而余得並列於篇

禮

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徵鄭玄

明小戴之學自為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闕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闕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攷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

劉沅州人見一統志

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

沒夫以古經出千百世之後而不為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之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樂

漢志以禮樂著之六秬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為漢遺書而樂六家者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既見于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于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

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
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
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闡與音會
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
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
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
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
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于用亦甚適已泥者
必指廟樂鎛鐘鎛磬爲正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

是欲反孟孟于俎豆更榻桉爲簟席亦何益哉藉
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恣濫靡曼而一歸
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語具樂志中今備
錄其書以俟考定

孝經

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遭秦燔
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所說皆十八章後復
出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仍以

所賞齋 卷二十一 三
十八章爲定五代兵燹二本舊注多軼周顯德中
新羅獻別序孝經至邢昺乃合元行冲所疏爲正
義以行顧聖言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非一家
所能究也故並著之而以緯書綴於篇末

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弟子時人語而柳宗元以爲曾子
之門人記之者也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
者之大化砥行之卓范造性之微言鄉黨則有朝
庭之儀聘享之禮堯曰則有禪代之事疊疊乎無

弗備矣漢初有齊魯二家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
論因合而攷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
二十篇爲定當世重之後有孔安國馬融鄭玄陳
群王肅周生烈何晏之流爲注疏者數十家近代
疏解至不可殫述蠡測管闕時有所中不可弗廢
也今悉著之而他仲尼遺言類附於篇

孟子

孟子著書崇仁義叙萬類趙岐所稱帝王公侯遵
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士大夫蹈之可以尊君

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非虛也前史夷於諸子莫爲甄別孝文時與論語
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去趙宋
設科語孟並列注疏之家常相表裏學者咸尊曰
孔孟不能爲軒輊也其外書四篇不能闕深疑爲
後人所假托今廢不存

經總解

孔子手自刪述者六經而已唐定注疏始爲十三
經宋改九經 國朝罷周官儀禮孝經春秋三傳

不立而以四子五經 制詔頒行之蓋不欲以脫

遺影響之文疑誤來者而令歸雅正厥意美矣漢

石渠白虎大集名儒講議經術時稱獨盛我 朝

篤意儒雅方駕漢代而不啻過之書與春秋 聖

祖親相指授作爲成書書傳會選春秋本末至永樂中又悉

爲大全播於黌序念北方書籍鮮至時優賜之文

教彬彬風行雷動有不奮興於學者非夫也故諸

經著述日新且盛今與前籍旣部分之而貫穿群

言難於離析者別爲總解以附此篇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稅成童而授之經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稅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故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志字灑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保氏以數學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句股與九章並傳而鄉三物備焉於是

有筭數之學蓋古昔六稅乘其虛明肄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踈而所謂義者可知已顧世所顯行不能略也今悉次於篇以備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孔子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作春秋其蹟可攷已嬴秦
史職放絕漢與馬記班書始變編年之體後之爲
史祖之顧二子皆因父業緒而成書况遷旣收功
于商毅固仍丐馥于達歆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非虛言也繼是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
鉤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攷見儻謂遷
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漢志秩文原無史部但
以列于春秋近世史籍日多述作異體總之成一
家之言難於附載也輒依其世次敘而綴之以備

正史

編年

述史者體有不一而編年紀傳其槩也編年者以
年繫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繫
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大較各有所長而編
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不無煩複故
蕭穎士謂子長創爲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氏
依經爲傳而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
竟其義亦知事詞散出難於綴屬而自相錯綜如

此矣荀悅袁宏干寶褚裒之著作一程春秋乃若
通鑑一編通群哲之歸趣總百代之離詞雖其津
涉九流鈴鍵六秭而實王侯之龜鏡經濟之潭奧
也今取其體裁相近者並列於篇以具當代得失
之林焉

霸史

孔子卜陽豫之卦剗心著作集百二十國書而成
春秋然則古者國皆有史不獨天子矣周禮外史
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之書則書國中之

事以達于王朝者也而天子又時巡以內之內史
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周室孔子觀于周而論
次史記其采擷者弘已後世史學中絕唯一統之
代率修闕文備觀聽至于群雄割據多未暇皇纂
述之事也然或推奉正朔或假竊名號其匡定之
偉略制馭之密謀不無可觀者當時方聞之士私
相綴述以示勸戒蓋徃徃有之通人達士必博采
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霸史

雜史

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
古天子諸侯皆有史官自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
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與貪而曲筆虛美隱惡失
其常守者有之於是巖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
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
遷不廢群籍後有作者以資采拾奚而不可但其
體製不醇根據踈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
者在善擇之而已。

起居注

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厝置有時政
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
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
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繇摭實借箸之
筭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
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
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
詆波訪勅編列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
哉會要列於故事三者舊自爲部今合爲一而先

所賞齊 卷二十一 三
後仍以類從云

故事

古者百司政典藏於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蓋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故實史職尚已漢建武初政鮮成憲朝無故老識者慮之獨侯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一時倚以爲重後世條流派別制度漸廣雖未必悉能經遠而各有救於淪敝亦一時之良也惜隨代湮沒十不一存

今據所傳者部而類之謂之故事

職官

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而職業舉以放廢夫方者書也究其原本所思管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令居是官者奉以周旋古之制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至五書蓋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精審斯其厝置也無不當者今史策中漢官解詁漢官儀晉公卿禮秩故事唐六典

所賞齋 卷二十三
皆其類也但官曹名品撰錄甚繁其猥瑣鄙細者
蓋多有之特刪其存而可觀者爲職官篇

時令

禮有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夏小正是
已月令雖晚出而實古之遺法蓋王政之施歛民
用之出藏與夫攝養種植隨俗嬉遊亦可考見承
平之遺風故其書代有作者嘗試丹青衆言憑几
以睇四時物色慘舒榮槁粲然如將接之而其宏
鉅者雖以磅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前

史類入農家顧諸籍鱗次非專爲農設今特立歲
時一條從中興館閣例云

食貨

洪範八政食貨先之非生人所至急乎顧自養之
資少役生之路繁風流波蕩日以彌甚於是明珠
翠羽無足而馳異石奇花飛不待翼遠畜未名之
貨競收罕至之珍而一罹歲凶卒無療於饑渴則
何益矣昔醇人未漓情者踈寡奉生贍已差不爲
勞一夫耕則餘餐委室匹婦織而兼衣被體鷄犬

所實齊 卷二十三
聲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豈非聖人所深羨者乎在
投珠捐璧之主倡之而已今編列諸籍勸誠具存
謂之食貨篇

儀注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嘆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
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
其序辨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

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
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
卽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
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
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
爲愉快乎哉故具列而叙之其謚法國璽原出他
部余以謂禮之類也特改而傳著於篇

灋令

漢初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一

代之制粲然矣晉令甲九百餘卷杜預賈充刪采其要有律有令有故事各還官府儻所云章程者非乎國家創制立法莫重於此史稱魏相明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故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可忽諸舊史有刑法一目而漢名臣奏事魏臺雜訪貢舉監學役法參錯其間近於不倫今更名法令以律令爲首而諸條皆檢括之其職官儀注又以其重大別出云

傳記

古者史必有法大事書之策小則簡牘而已至於流風遺蹟故老所傳史不及書則傳記興焉如先賢耆舊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書卽高僧列僊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也夫以六經之文皎如日月諸家異學說或不同况乎幽人處士巖居川觀而以載當世之務者乎然或具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旁摻互證未必無一得焉列之於篇以廣異聞

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紀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

屬也紀一人之事外此若小說家
與此二者易溷而實不同當辨之

地里

古郡國計書上於蘭臺蓋地志之屬徃徃在焉尚
書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皆聚
此書也周官別山川分圻界條物產辨貢賦六卿
分掌之而總於冢宰太史以典逆冢宰治其書蓋
昔之史職如此漢承百王之末壤地變改劉向始
略言其分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
而宣究之後世地志之濫觴也摯虞畿服經至百

七十卷可謂備矣而世罕傳後人因其所經自爲
纂述卽未必成一家之體而夷險之蹟區域之界
土風之宜星經之分考覽者率有資焉悉次左方
以補圖經之闕

譜系

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
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則譜系所從來矣古小
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
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

所賞齋 卷二十三
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峻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

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阜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勲恪史之流例故區而列之以備覽焉

簿錄

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力哉二家類例旣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能亡也古

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
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備列之而別
爲糾謬一卷以附末篇

子部

儒家

子語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天子諸侯
曰君卿大夫曰子孔子非以欲此名也冀其并包
兼容而勿區區自營之謂也子夏學不見大而硜
硜於言行之信果此與細民何異荀卿氏有言儒

耨耕不如農夫斲削不如工匠反貨不如商賈譚
詞薦擢不如惠施鄧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
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
得其宜事變得其應四海一家歸命輻湊蓋九流
皆其用也豈與小道曲學僅僅自名者同乎哉史
遷敘諸家儒者才居其一彼未得其真而卽所覩
記者當之故以寡要少功爲詬病嗟乎此不敢以
望子夏何論君子古今作者言人人殊稍爲綴敘
而或不純爲儒也亦備列之殆益明儒之爲大也

已

道家

九流唯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則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言經典科教蓋不唯清靜之旨趣悞焉無聞而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

謬乎夫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人秉要執中而南面無爲之術也豈有幾於長生哉然以彼倏然玄覽獨立垢焚之外則乘雲御風揮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特餘事耳昧者至棄本逐末誕欺迂怪因而乘之假託之書彌以益衆嗟乎世惟卓識殫洽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非研精教典獨會於心烏能知其純駁擇善而從也世行道藏視隋唐宋著錄尤汎濫不經今稍刪次之如右

所賞齊
卷二十一
三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

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之盛哉眡之遇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不能使其泯泯也故因其籍而刪次以列於篇

墨家

墨氏見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

聖人之道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並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此其敝也莊生曰墨子雖獨任如天下何其大蔽而難遵有以也夫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世皆不傳晏子春秋舊列儒家其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無一不出墨氏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得之今附著於篇

法家

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名法爲甚其篇籍多軼以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蠡起皆率其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馭四牡橫犇而欲以和鑿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今仍列其書以備法家

名家

名家之凡三有命物之名有毀譽之名有况謂之名蓋古者名位不同事實亦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治者不覈其名實御衆課功反上浮淫而詘功實難以爲國矣晉魯勝曰荀卿莊周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有以也至舛駁不中之失並見於篇俟博雅者折衷焉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謂言有其道也前代若呂相之絕秦子產之獻捷魯連侖儻以全趙左師委曲而悟主斯亦何惡於詞哉乃蘇張睢首得其術而以召敗非術之罪也史言魏徵諫諍靡出弗從而其初實學縱橫顧用之者如何耳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前志列之史家晁氏謂其紀事非盡實錄附於縱橫者近是今從之

雜家

說文五采合曰襍從衣從集佳聚木上亦其義也

人情美繡而惡襍顧繪事必兼五色采色具而繡成若之何其惡之前史有雜家譬之製錦然巨細奇正典常俶詭并苞兼總而王治貫焉矣微獨諸子而有之易之興也蓋非其雜物撰德不備皆是物也第明天地之性則神怪不能感知萬物之情則非類不能罔雖昆蟲水草櫨梨橘柚縮脣澁齒日陳於其前恃以養生則不能勝五穀也在學者精擇之而已

農家

聖王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務地利而已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而主勢尊人農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人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徙而無二心天下無二心卽軒轅凡遠之理不過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於寓內而瀉鹵瘠空西北爲甚雨澤不時輒倚耜而待槁靈潦一至龍蛇魚鼈且據臯隰而宮之豈獨天運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眚窳偷惰而教率之者踈耳古有農官顓董其役而田野不闢則有讓播殖

之宜蠶繅之節如管子李悝之書多具之惜不盡
傳姑列其見存者於篇

小說家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
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見王治之悉貫
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躉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
嬗萬變橋起嵬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
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
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余故仍列於篇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嘗聞之蒙莊矣

兵家

兵之興也或謂權輿於涿鹿然紫太二垣將衛環
時將軍羽林楛槍旗弧騎官陳車鈇鉞積卒靡不
錯列於經星之次天垂象見吉凶其來尚已蓋木
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
東西相反而不相無也代之下也司馬法廢矣然
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伎巧者習手
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勢者雷動風舉離合背鄉

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至委以銛刃而無瓦解之心
則壹稟於人和誰能易之古法不同具列篇籍神
而明之則在其人

天文家

天地之化運諸氣天地陰陽之氣隨乎時聖人與
時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出則育物入則復命千
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
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也蓋五星有贏縮園角
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側匿之變王政有違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應焉其重如此班史以日暈
五星之屬列天文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夫七曜
等耳而分爲二志疑於不類今一定爲天文篇

歷數家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
筭元授時以晷景三者之中晷景爲近而其久也
類不能無忒則隨時判定不可不講也劉洪有言
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李文簡歎爲至言顧必有
專門之齋明經之儒精筭之士如班氏所稱乃足

任之有虞羲和與四岳九官同重而後世至以文史星歷介於卜祝之間蓋疇人子弟貿貿然不測其原抑已久矣夫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其在周官皆史職也故錄見存諸書爲歷數篇以俟攷焉

五行家

古有大事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夫龜具陰陽四方之體著備天地六子之象泊然無欲也乃夢則思爲不作而神與通之占者以此明吉凶

徵得喪惡能匿諸後世諸術繁興非盡古法然風角鳥占堪輿壬遜與夫人倫祿命之類雖其浮淺皆得古人之一察故巧發奇中往往有之舊史雜出略無甄叙今總列於五行而其中又以類從焉管輅有言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得數者妙得神者靈而其卒也第發篋書皆世所常有嘆曰世患無才不由無書諒哉

醫家

醫經昉於素問經方原於本草七略分二家寔王

官之一守也許嗣宗曰醫特意耳脉候幽而難明
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於世何益顧自
六塵伐性七竇移情衛生虧攝機速蹙痿求緩齡
於金液假息於銀丸則五色所書鴻寶所錄又可
盡廢耶第方匪對症藥或誤人語曰疾不治得中
醫非虛言也代歷古今篇籍猥衆今稍稍次之爲
醫家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
其大而歸邊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
際則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其說靡矣
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稊足
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
也史有執術篇今甄列如前儻所稱猶賢於已者
乎

類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
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羣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

斤賞齋 卷二十三 三
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
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
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
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爲通儒厝於事爲達政
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近代纂述
叢雜乃爲別出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
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謚法淳熙孝史乾道翰
苑羣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自歸其部此不
復列云

集部

制詔

王者淵默黼辰而胤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
選賢則氣含風雨詰戎變伐則威廩洊雷肆赦而
春日同溫赦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
矣兩漢詔令最爲近古然赦鄧禹侯霸體例有乖
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
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惛服
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紉考覽者不

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今悉列之爲制詔篇

表奏

古人臣言事皆稱上書嬴秦改書爲奏至漢章奏表議定爲四品其流一也三代君臣面相獻替而伊周書誥已盈簡牘迨世益下簾遠堂高所以披見情愫覺寤主心者賴有此耳世稱左雄胡廣奏議第一文舉孔明志暢辭美不獨身文所在抑亦國華繫之故足重也世人經世無術競於詆訶吹

毛取瑕次骨爲戾夫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而植矩自令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亦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書曰辭尚體要體要並盭辭則何觀漢志稅文靡細不錄至於經國樞機闕而不纂乃各有故事備于司存也余恐隨世遺失特具列之綴於制詔之次

賦頌

詩有賦比興而頌者四詩之一也後世篇章蔓衍自開塗轍遂以謂二者於詩文如魚之於鳥獸竹

之於草木不復爲詩屬非古矣屈平宋玉自鑄偉辭賈誼相如同工異曲自此以來遞相師祖卽蕪音累氣時或不無而標能擅美輝映當時者每每有之悉著於篇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學者吟諷迴環可以慨然而賦矣

別集

漢初著作未以集名梁阮孝緒始有文集錄隋志因之至今衆士慕尚波委雲屬不可勝收矣顧兵燹流移百不存一以彼掉鞅辭場風雨生於筆札

金壁耀乎簡編豈不謂獨映一時垂聲千古哉而一如烟雲過眼轉盼以盡以此知士之所恃不在徒言也然而名談瑋論闡道濟時者蓋間有之今具列於篇仍爲別集

總集

古者人別爲集蓋起於東漢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摯虞苦其凌雜彙爲流別後世述之因爲總集如昭明所選是已昔人有言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異焉作之固難解

亦不易故長編巨軸半就湮沒而其僅存者又未
盡雅馴可觀蓋亦有幸不幸焉今次其時代總爲
此篇

具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傳

潘朝言傳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
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
忠孝大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古人未必盡知也
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壯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
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
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

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
吾齷齪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
夫遊洪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
之皆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
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
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
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
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
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

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
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殂之又明年入
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
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
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跟
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
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
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
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破之又明日伏

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旣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楚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

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六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歿訟奪之朝言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歿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勳龍沙之北內不能批

所賞齋 卷二十四 三
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
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
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歿矣然則世之
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
人尚無恙而第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后人無異
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閣不下聞鵲聲陽
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
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
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眦

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
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
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
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
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
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馮大夫傳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
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羣兒嬉

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
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游膠庠每試輒誦其曹
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歎曰母老矣
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誦乎乃就屯留學諭
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
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
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誼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
茂馮典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幣爲賀
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

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
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
衛卒擾民者悉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爲扼虜之
要嬋其心計且築且濬蓋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
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
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
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嚴立
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
窳頽廢爲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

斤賞齋 卷二十一 四
五
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攜孥以竄里人
至醜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
奪民田歲額爲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
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
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脩垣
墻有功薦於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
郡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
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隣郡獄不能決
者卒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三上

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萋菲
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
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
有一未建祿而歿意嘗恨之故謁銓爲奉母計非
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
徘徊邸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
恙鄉人嘖嘖稱歎以爲非孝感莫能致也巖居築
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
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

氣霞舉人皆謂爲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
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
其子女爲嫁娶其篤倫叙理類如此元配贈宜人
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
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
比德垂裕後昆有以也夫

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仲以文行著余
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
世德涕未嘗不淫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

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
游館閣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
第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
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
余觀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
示之人人焉

王憲副汝贊傳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
炯炯如電少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崗

龐實齋 卷二十一 四
獐忽引其黨來掠公披獐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
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
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導賊試招
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
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
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
七人餘盡溺歿羣獐螫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
增其壤賊至火炆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爲鄉導者
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

職方公城上望見虜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
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
公爲擊登聞鼓雪之 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

壬子舉於鄉已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
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竄菁石
中動以萬計輕囂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
建議設總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
公初至謁督府卽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
如炎柰何先失吾令公擱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

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
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
赦我旣奉命來爲若父母一切熟惡寔不問所不
悛者有一劔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睨大度日坐草
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糺晏
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
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吾良民捕者爲誰
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
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
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斡臥以兵
餉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
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若創痛仰閱燠沐
恂恂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
者寨倚懸厓前爲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覓羊
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
其機石纍纍飛竄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
入從數十人齊蹠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大敗文

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鎮熾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騫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荆棘中猝乘虛焉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

三人燼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歿且不顧寧顧家邪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計氏而公卽晉爲廣東按察司伸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

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
骷髏爲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厄塞夜從
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又嶂復木
深無不股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
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
諸歸路夾而廢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眇兵目莫
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
而上莫成一矢擊之羣賊牆立公拍馬爭下橫衝
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

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為前英德
哨兵燼略無懼意公遽勅旌第凌巔設奇制敵賊
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
奇深谿絕崗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
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
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張濁漿糲
食若厭梁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
不勸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訾財人得自有之
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

辯彊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
退讓捐身赴公不肯苟爲媿媿自二源之役廣贛
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糴廣七而贛三公據實報功
而禍繇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
語中之公旣逮至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
闕上書 上亦廉其無罪所尋以僉事備兵惠潮
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懼公稜名
已久至是皆麋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
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

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賄是聞無
賄則壘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歿唯命所不敢怨
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
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
賊而疽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
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
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
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
萬其已降而徒戰者卽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

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結倭北連虜西起播茵夫文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別求雄豪夢駕之才不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歿矣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牟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

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崙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歿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嚮余伏讀世宗肅皇帝實錄見公戰功犁然曰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爲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爲含悴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爲寶惜而忌才媚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爲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爲成其志者當於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景中允傳

中允姓景名暘字伯時金陵人少產楊之真州尋還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公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中允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成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

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退復不束脩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餽爲謔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

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兄弟妻媵易女凌童僕輿阜里閉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精研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

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對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中允於請託一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篋之地卽

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中允爲人篤於孝義母目青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夫人稱其孝感云有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中允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中允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有不能堪自若也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恥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

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躋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十四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歿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至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中允之言可愧歿矣

少司寇吳公傳

公爲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爲深前是公爲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礪礪輒自剄歿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衆曰卽如生殺婦能令婦自叩頷以頸受刃邪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

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鞅事屬爲傳余嚮往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疎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爲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峰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劇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爲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侵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彊幹者糴之封以外

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以困之邑人懼爲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名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 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 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已亥視兩淮漕政海潮暴溢廬舍漶沒亟疏請蠲恤通泰

二州歿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卽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卽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米改歸德州爲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焉公爲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鴟張力自求退巖居餘二十年柄臣

敗當事者引用者碩收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明年爲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時靡不稱平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

良復薦辟之選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
上表德章義率世厲俗者爲尤卓云大都公爲人
無所雕飾而動與古合始爲宣城舊令都津要郡
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執不從按行河南
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
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
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
不從而遇德人則歆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
卑諂華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藁魚蔬食

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公饒爲之類羊興祖兩爲巖
邑其伐石而碑與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
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
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友相上下一軌於正
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者等斯有典有
則邦之著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義綽有父
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太宰張恭懿公傳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

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貽之迨贈夫人夢日當
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
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爲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
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
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
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輒褻然首諸生籍
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
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
短長有所指索公爲發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

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道大江公具舟逆諸
真州中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
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詔
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
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
而具人以爲神已罷不用而公亦奉贈安人計奔
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一切外事服除補刑部
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
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

時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歿而顧使歿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歿力莊簡公然其言爲請於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歿時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竝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

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歿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桑興學校渚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會虜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躄

踏久之公聞報以募名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歛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

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貲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勅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

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齎捧入京袁州胄子風公媚已可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叅政袁州敗轉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卽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

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讒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敷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爲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

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覩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爲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開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爲朱公危公第引咎自劾且爲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 詔賜帑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

大帥選悞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南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公聞變卽遣中軍李峩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冊立 今上覃恩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入太學公又上疏爲本生大父母乞貤封國朝貤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數也新鄭入相首

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再陞南工部尚書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夫父俱工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

人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逆繫及司京察亦

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肅清

上

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公

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已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

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耄不能

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則遍謁
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
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者爲怡老會外與同郡
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
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僊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
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載。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
問。如今甲公生平無疾病老益伉健嘗語諸子曰
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徵之

爲懼乃令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以天
年下世訃聞。上悼惜輟朝於是翰林口致謚謚
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大宗伯致祭大司空致水
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

史氏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
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
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
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
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

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
此豈可以世俗闕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
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
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也夫

參岳王公傳

公王姓諱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先世晉居
山陰唐宋而還一徙台再徙永嘉遂爲永嘉人七
傳而生溪橋公鉅溪橋公子左參議澈國子祭酒
澈爲最貴參議公有淑配曰潘宜人初舉憲副公

叔果次卽公公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
工制義笏及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數歲故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
而奇之補郡諸生學益闓肆卽醫巫星曆輿地之
書靡不揅討癸卯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
下大計凡疆場士馬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
籍一二若指諸掌乙巳郡大侵公佐參議公出粟
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齏直指諮齏法於公公請築
沙城捍氓竈至今賴之倭變起海上公聚族而謀

計在築堡衆聞以爲迂尋寇以無備突入邑幾爲墟遂大服公議而公亦力任之堡成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強半解公橐中裝也公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居恒廣參議公意立宗祠置義田舉族約敦行之不少怠參議公旣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公爲經理振刷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公至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某侍御者藪大盜而收其入勢張甚公立發其姦

狴犴之風稱寃者公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世廟賓天。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公力爭之曰。武宗時。肅皇在楚大寶虛也。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乃報罷。尋轉職方員外郎。公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當名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公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史姦

埽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公題請重脩而葉先春者挾輿援欲帶銜署衛事公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予蔭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公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叙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士沃而俗醇公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脩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響臻後多顯重者如魏解元允中中丞允貞李司馬化龍黃侍御吉士不

滅十數輩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填三吳方島夷內訌公闔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如江應晴陳習朱先輩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公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虜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填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籍會大司徒殷公道吳公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

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蒞事竟除其
議而吳民乃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缺公兼治
之爲開孟河濬練湖爲轉輸計語具三吳水利考
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公令
集田間水車醵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
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蓋公
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疏論公坐
改他用公竟歸或勸之出而曰吾曩在公車婁謝
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邪

歲餘部以閩臬起公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
公堅臥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公之先見云
公所居有陽湖別墅玉介園擅一方之勝歸而益
爲脩葺山池花木臚整幽靚晨夕偕兄弟賓客置
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
歌聲鳥影相間錯於巒容川色間驩如也性嗜義
樂施其大者如郡學東山孤嶼仙巖東甌王廟鎮
寧樓鎮東塔先後創葺歲所損不啻數百千緡至
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瘳物待而殮訟待而理者日

所賞齋 卷二十四
集於前公應之略無忤色人人得所望以去公起家名進士三典郡縣奏課第一佐本兵參大藩歸而爲德於鄉不可縷數蓋所至尊以賢大夫而不取名卒之日年八十有三春秋高矣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材而未竟用與年而未竟享也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子一人光美以文學世其家

史氏曰公之兩舉與沈給諫東朱職方潤身甚相善也給諫困詔獄公橐餼之間無虛歲卒賴其力以脫死而職方以旅櫬歸也公提兵吳會貴倨矣乃微行至金陵經紀其喪素車白馬哀感行路余嘗親見之士當平居意得指心自結一遇利害死生輒獸駭而鳥散如公衷誠秉忠誼形於色非夫浮華溘利之徒所能規也語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信夫

大司空余公傳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瑩令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壘

以子贈南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
守負經行爲鄉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
奇氣九歲讀書邑中邑有鐵神爲祟肖人形聲伺
公獨臥將寤之覩公神氣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
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崇匿不出人皆心儀公
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
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蝟起公至按
宿牘讞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闔郡
肅然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 今上改元召拜南

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於朝公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脩禳而以祥瑞
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
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
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 主上
冲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
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
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大二親
審講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

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
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
爲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
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
公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
而閔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
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委谷程任卿汪時二
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
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歿姦狀露公言大讎

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上大寤
下詔引咎以故官還公等十人而公爲冠於是
公意益發舒舉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
頃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
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
忌交口諍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謂執事者
得必居功而失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
公家而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
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矚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

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
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
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
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
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
蠹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
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
事所爲申飭舊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
士憚公各粥粥供事無敢怠晉貳大僕司農請馬

直支邊費公曰寺無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
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
已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會臨洮失事
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寄封事
酒家甚媠公廉得狀立名而廷朴之亟以聞朝士
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
數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
總儲政公取記籍鈎考斟酌之勒爲成書所經畫
皆利便垂久遠者曩以絲絹事坐程汪兩人大辟

公懷昭雪之而未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
立於朝乎乃上書白見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
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
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公疇曩大節見
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者之說以
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里中
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天子用部臣議贈工
部尚書予祭塋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
君不必竟其用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

未滿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
備撫弟妹恩禮咸篤念孫宜人儉薄自章服外不
御紈綺配汪淑人以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
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也歸田自爲約非賓燕
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爲閭里先間褒衣緩帶
延見儒生談推今古雍雍如也子姓臧獲訢訢如
也惟謹性耆書饒著述而尤明習國家典故議論
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讀
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婺稗隨事排纒而在

官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
世考留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
之論而公之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妄庸子
作二朝編年惡其誑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
之皆有爲而作如炫葩藻爲名高薄不爲也論公
世儒術行諛政事氣節蓋侷兼之謂隆萬間名臣
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
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
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殺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
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
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疏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
不爲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信矣

常國寶傳

國寶常姓名信國寶其字也世居常之江陰國初
名泰者從征以功授明威將軍隸籍興武衛始爲
金陵人三傳生安爲國寶之王大父安生忠忠生

英英生銘銘配祁恭人生國寶蓋舉丈夫子四人
國寶其季也國寶爲人孝友多藝能年十二父臥
疾國寶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厥疾用瘳家貧攻苦
力學不少怠精考六書旁及繪事至靈樞陰符之
書無不曉解玉田盧公以行誼伏一時最慎許可
一見奇之以其弟之子妻焉歲癸亥財弱冠耳南
宮以書學校士入彀者餼於官三載就銓埒於科
貢拔五人於千百之中而國寶寔爲第一人閭里
榮之隆慶改元授南印局使局爲儀部屬南宮清

重蒞其曹者多名賢國寶聞諸公緒論以其餘力
於學其材名蓋駸駸有聞矣五載晉撫州府
照磨守胡性嚴重察國寶爲人事倚以辦如清陳
鄧積年之訟散青泥蜂聚之黨定北門之宵變還
府庫之亡財悉用其畫而所嚮亦隨有濟花園港
多巨盜嘯聚行劫商旅幾絕臨川黎令舉國寶於
當塗以其事屬之國寶詭爲日者服采入其阻圖
上地形并所爲芟夷建置者甚具兩臺報可於是
擒盜魁十有三人巢穴蕩平道路無梗當是時國

寶以榦局最於臨汝間然素豪舉無脂膏能用是
人多不樂而國寶亦不樂其官矣一日家報祁恭
人疾亟遂委手板歸守留之辭益力洎歸甫兩月
而恭人卒得躬藥餌親含斂人以為孝感之致云
國寶色養三十載日具小酌奉親稍沾醉自歌以
侑先人物業一無所取此親亡花晨月夕泣下沾
襟曰安得復承膝下之驩邪其永慕如此歸田以
來道流釋部悉加揆討最後嚮往夫臺先生之學
與一二勝友切磋究之嘆曰吾疇昔所為殊孟浪

也蓋至是其趣操益歸雅正矣國寶故卓犖貧困
時於遺金不取以苦刻自勵非有過人之識不能
又喜為詩政暇輒出遊遊必與鄉士大夫為詠歌
其治行亦不能不以才指相高晚而冥心內觀又
若泠然物表而一切外膠不以侵鬪其心可敬也
所著有同文北上撫遊振藻諸集若干卷藏于家
太史氏曰余鄉盧公性高介不輕許與人獨契國
寶乃國寶待之有本末恩禮不衰者三十年盧公
家貧好蒔花為娛菊譜成不能行也國寶為賣所

所賞齋 卷二十一 四
持劍刻之以傳嗟夫世人多於貴盛時爲人盡力
及稍稍衰落棄去之如不相識豈可復以人理責
邪而國寶不然其賢於人遠矣語云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此卽可以見國寶也

澄源張先生傳

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挈
而過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何也體不諧于
衆則不乘于常貴富者獨握之以爲光怪奇偉之
觀而殘貧者無所取以恣其適粟帛之爲物也則

不然用靡不適于人而人靡不適其用此豈有光
怪奇偉可以聳人之聽觀也哉然世未有舍以爲
云與食者惟不異也故合天下之大常惟合天下
之大常而後世之勞勞芸芸者莫能外則澄源先
生之行是已先生恂恂質行不爲崖異卓詭之操
而一稟于誠自閨帷以及城市自一旦以及終身
靡不式于繩規而衡于孝友語曰經師易人師難
嗚呼若先生者豈直經師已哉初玉溪君舉先生
晚十歲始就外傳讀書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涕

淫淫下也師怪問之對曰父年五十一母年五十
矣其夙孝如此十四以文受知于鶴洲錢先生稍
長計滫髓無所出乃亢顏為人師適歲稔諸姊暨
姊子咸來就食先生分糜給之至經歲無勸恐傷
兩尊人意也天臺耿先生來視學始推擇為弟子
都試罷而樂孺人逝禪而玉溪君繼之先生每慟
以紀卽歲事之脩涕未嘗不霑衣也始玉溪君性
嗜酒先生預稱貸付酒家且囑之善視玉溪君飲
云歸先生必于河干埃扶攜出入意相樂也又慮

甘以過飲階疾輒購書慎疾字置玉溪君左右云
皇帝有優老之詔玉溪君年及格矣顧獨以
公 肥先生居恒以為恨玉溪君嘗御重帛而稱寒
先生解敝緼以獻後每得一衣未嘗不盡然傷也
樂孺人病亟索羨羨糜不及食自是遂覆羨嘗貸
金于某甲得十六金姊夫以貧告遂轉畀之姊夫
歸而舟覆竟積館穀以償母靳也玉溪君少間依
陳氏後陵夷甚歸貧于先生先生即推玉溪君意
弟畜之先生行誼純備迺獨注意師模謂師道在

嚴少軼閑謂型範何因雜長公諸生間而亢之法
一日他出歸得諸生與長公嬉戲狀跽長公而數
之曰日所教頓忘之耶若不敗羣誰爲嬉者泣而
撻之諸生皆長跽靡所容間對諸生語及名節忠
義事娓娓不厭所爲嚴束長公者則自成童及授
室宵火晨鷄無頃刻間也旣長設席鵝湖夜必呼
巨云榻前語燭跋乃退其所稱愛而能勞者非耶
口云公聯第春官先生喜且懼教之曰而祖日以
是望我我弗克副兒廼得之幸甚第吾懼其以先

始 貽還殞先德也勿造請勿廣田宅勿飾舟輿
不者非吾子矣長公長跽受教先生乃大悅
巨云又言先生自爲人師三十三年如一日其自
其 歸念先生喜佳山水請謝弟子爲一日之遊先
生慨然曰彼執經者其家之望之皆我類也先生
蓋不以今昔人已異跡而說者獨稱其不以百金
爲人居間過矣先生易簣之日謂長公曰吾家世
不談人過若慎守之噫先生素履懿行若人所能
辨而始終無迕心前後無錯節卒以遺子孫而垂

所實有
卷二十四
四三
里開則彼之矯節詭行以驟然號爲異者其亦可
少瘳也夫先生名汝翼字雲程學者稱澄源先生
先爲無錫人徙居江陰之青賜里以覃 恩贈登
仕郎祀學之鄉賢祠長公名履正今爲南京大理
寺評事

佳

澹園集卷之二十四

